

车祸

◎人海

李斯眼看着妻子林丽出现在面前,而自己,正拉着小梅的手……李斯轻轻拭去满头的冷汗,原来是一场梦啊。他摁亮了灯,看见林丽正平静地睡在身边。李斯却怎么也睡不着了,去了阳台。

阳台外,路灯光悄然显现在一片夜色中。李斯连抽几支烟,依然心有余悸,这样总有一天要出事的。

与小梅分手?不行不行,李斯刚闪出这个想法,就很快不住摇头。一想起小梅的温柔,李斯的心就痒痒不已。离婚?要么就离婚——可李斯很快又开始打退堂鼓了,林丽如果知道自己外面有女人,是绝对不肯离婚的,她的个性,李斯了解。

第二天早上,李斯吃着早饭,实在忍不住了,就喊林丽:“这早饭太咸!”林丽瞪了李斯一眼:“爱吃不吃。”抢过早餐倒在垃圾桶里。

李斯目瞪口呆。

下班后,李斯不想马上回家,就在马路上慢慢开。他又想起了林丽的蛮横、小梅的温柔。离婚……林丽说过要想离婚,除非他一无所有了;而小梅说,即便他一无所有了,也会永远跟着他。

他忽然想试试。

李斯把车停靠在路边,打通林丽的电话,听见她那声嗓门很大的“喂”后,就装出非常虚弱的声音:“老婆,我下班路上出车祸了,我撞人了,估计这次非赔个倾家荡产不可……”李斯一下听见对面电话被挂断的声音。

看来林丽根本不想理自己,这回一定巴不得和自己离婚呢,李斯正想着时,腰间的手机一下就响了,把他吓了一跳。李斯一看,居然是小梅,好,这下不用他打过去试了。

李斯又装出慌张的声音说:“小梅,小梅,不好了,我出车祸了,我撞了人了,很严重,我估计这次非赔个倾家荡产不可……”

李斯以为小梅会安慰他几句,却一下听见阵阵忙音。李斯急忙回拨,怎么也打不通。小梅这是在急着赶过来吧?

天已慢慢黑透,却不见小梅赶来。李斯按捺不住打小梅手机,只听见: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,又打小梅住所电话,打了半天才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,问:“你谁啊?”李斯刚说:“我找小梅。”那边就说:“没这人,你打错了。”

李斯明白了。

他刚放下手机想开车时,手机又响了,李斯一看,是林丽的电话。李斯接了,就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:“你是林丽的丈夫吗?”

李斯说:“是,您是?”

男人说:“你妻子林丽正在附院抢救。她刚在××路口出了车祸……”

李斯脑子猛然“轰”了一下,他停车的前一个路口就是这个男人说的××路口……

李斯顿时疯了一样开车冲向医院。



爱情,我曾预习过

◎木易

人到中年不谈恋爱。爱情最初的样子,好像已经忘记了。

20岁那年,有个学姐让我连续失眠多天。她是江南女子,喜欢笑。我们在同一个文学社里研讨,她的文章《情网》,印象里写的是她在雨中漫步,那些雨丝编织起一张逃不脱的网,像是她怎么也甩不掉的感情困惑。我认为这篇文章应该发在我们文学社社刊最醒目的位置。

那算不算我的初恋呢?现在回想起来,我的专业课成绩断崖式下跌,估计与自己一头扎进那张雨网有关。晚自习后,我们在操场跑道上散步,讨论过名人的爱情,想着以后,我们凡夫俗子该如何相看两不厌?夜色里,我们一直矜持着,肢体的接触只停留在牵手。要毕业了,她很发愁,如果她要是跟着我,吃饭是个

问题,她习惯于一日三餐都是米饭,而我打算毕业后回原籍,那边全是面食。那个时候,我还真没想过将来的吃饭问题。

我接着失眠,怀疑自己不够纯洁。因为一想到一日三餐全是米饭,我估计自己会受不了。原来,爱情的里面还有这么琐细的柴米油盐。学姐的老乡来自各个院校,每到周末都会以看望为名前来干扰。面对她的这些男生老乡们,我的脸色也一定不够好看,目睹他们大快朵颐地划拉着米饭的样子,忽觉一阵解脱。

爱情,一般都是要走进婚姻的。只想恋爱而从不结婚,就是典型的耍流氓。没有爱情的婚姻,是不道德的。所以,爱情要一直保鲜。可是,婚姻里布局了柴米油盐,罗列着吃喝拉撒睡。于是,爱情的里面一定会有七大姑、八大姨,还有

各种与生活开支相关的赤色数字。那里面埋伏着吵嘴斗气,隐藏着各种诱惑。那些一直拥有美好爱情的人,要修炼到相当的境界,既食人间烟火,又虚怀若谷,琐事视而不见。

学姐是我的第一任情感老师,蜻蜓戏水般地点到为止。从此我单身,寻寻觅觅,清清冷冷,直到后来遇见现任妻子,才找到脚踏实地的感觉。当年初望爱情,算是手搭凉棚式张望打探,顶多算是预习。它让我知道,爱情不仅仅是光鲜,有更深、更多、更复杂的内容在里面。也因此,我用多年来做预习,苦练爱情功课,和妻子一起上得厅堂、下得厨房。俯首甘为孺子牛,驮起孩子看灯火夜色,被尿了一肩,依然喜出望外:哇,童子尿,好珍贵哦。

一晃,我的孩子已经到了上学年纪。仿佛一觉醒来,且记下这貌似阳春白雪的浮生往事。

莲儿

◎舒曼

的心也慢慢在向大海深处坠落。

二

那一年春节刚刚返乡,阿海没想到在村头就撞见了莲儿。只是,她身边多了个有些微胖的年轻男子,一看就知道他们关系不一般。

两个人的问候,变得不咸不淡。莲儿的神色有些慌乱,还有些局促不安,带着身边人匆匆走了。

回到家,阿海听到了他不愿意面对,然而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:莲儿的姑妈出面,给莲儿介绍了一个父亲在县城里做房地产生意的富二代,叫苏阳。阿海一双手攥得紧紧的,捏得生疼。

“阿海,我知道你恨我,可是,我也是没有办法。”阿海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,那头传来莲儿的声音,“是我对不起你!阿海,再见,忘掉我吧!”

电话被莲儿挂断后,阿海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夜,头一回觉得人生如此残酷,苍穹之下居然没一丝一毫他的情感安放之地。那一年,阿海正月初一就离开了家。没多久,阿海就从朋友那里听说了莲儿和苏阳结婚的消息。

三

直到分开整整三年之后,阿海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原来,莲儿的母亲患上了一种病,治疗起来费用极高,并且不少国外进口的特效药还不在于相关报销范围之内,一般家庭根本承受不起。早就有意于莲儿的苏阳出现了。苏家承诺:只要莲儿肯嫁给苏阳,莲儿母亲的所有治疗费用,苏家全包!

思前想后,莲儿接受了苏家的条件,匆匆与苏阳成婚。万万没有料到的是,莲儿的母亲在治疗过程中遭遇并发症,最终仍未救回一命。莲儿的父亲因思念亡妻伤心过度,半年后也跟随老伴撒手西去。

一段时间后,苏家发现莲儿母亲得的这种病有遗传的可能,于是逼迫苏阳与莲儿离了婚。承受不住连番打击的莲儿,一病不起。阿海听说了,心如刀绞,立马火速赶回救助无依无靠的莲儿。

“我哪有什么资格拖累你?”

“钱没了,还可以去赚;你没了,今生今世我到哪里再去找?莲儿,你如果真要报答我,就要早点好起来、笑起来!”

莲儿哽咽,她,要好好活着。